

【逆旅拾光】
父亲的大学

□徐晖

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没有上过大学，甚至连正规的小学、中学都没上过，但他常引以为傲的是“上了大学”，还把在大学里照的一张大幅相片拿给别人看，欣慰而满足。

2002年8月下旬的一个周日，木棉花红似火，青绿色芒果挂满树枝。临近中午，大学校园内棕榈树下大学新生报到处人声鼎沸，到处是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人们。人流中，父亲站在那里看看这、瞅瞅那，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十分新奇。看了一会儿，他感觉有些累，便找了一处有着稠密树荫的地方蹲了下来。只见他头发花白，高挺的额头上挂着几颗汗珠，大眼睛闪着和蔼的光芒，下巴上长长的灰白胡须不时地抖动着，他还会不时用右手捋几下，一副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在这青春洋溢的校园里特别引人注目。他随手拿起石凳上的一张大学简报看了起来，神情专注。不远处我正与儿子冰河办理文学院新闻专业报到手续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不放心地向父亲那边看去，只见他正神态自若地读着简报，不远处有几位同学望着他指点着说着什么，隐约看到有拿着相机的同学在那里走动。他一点也没有察觉，俨然成为校园里的一尊雕像，又一道亮丽风景。

那一年高考，冰河考上了南方这所211大学。接到录取通知书后，我们回到老家看望父亲。我对父亲说，我们送冰河到2000公里外的南方上学，问父亲能否和我们一起去。父亲听了很高兴，不假思索爽快地说，我身体甚好，去没什么问题。接着却又摇了摇头，犹豫起来：只是，那么远；只是，这要花多少钱啊……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，他是想送孙子上大学，又不想麻烦我们。这符合父亲喜欢替别人着想的一贯思维方式。我忙说，好，说好了，我们一起去，至于花销什么的，你不用考虑。

当时从鲁南地区去南方交通不便，需要到郑州转乘火车。一路辗转，我们匆忙上了火车。找到硬座座位，放好行李包裹，我缓过神来看了看父亲，父亲此时正喘着粗气，红光满面，还用右手背抹了一下额头的汗珠，又捋了捋灰白的胡子笑着说，还好，平安无事。父亲说起话来时常不经意间带些文词雅句，如他常把“很好”说成“甚好”，经常用个成语等，显得有些学问。

绿皮火车一路南下，祖孙作伴，有说有笑特别开心。我们先到了桂林，在山水间徜徉。漓江游船上，父亲对长着黑色羽毛、不时潜水捕鱼的鸬鹚很感兴趣，扶着游船栏杆看个不停……

第三天我们又乘上双层列车到了学校所在地南宁。一出火车站，顿觉热浪扑面而来，第一感觉是这里天气真热啊！来到站前南广场更是被另一种热浪包围：接站的学生热情似火，递上矿泉水，拉上行李箱，直接把我们送到大巴车上，我们从心里感到温暖和亲切。

正式到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那天，父亲有些激动，嘴里喃喃自语：我还没进过大学门呢！

父亲是个农民，新中国成立前家境困难，他没有机会上学，只读过一段时间私塾，因而常为没有机会多读书而遗憾。但他天资聪颖，识字过目不忘。父亲不仅是地道的庄稼人，还是旋制土陶器的大师傅，他省吃俭用坚持把3个儿子都供上了高中。他常说，上学长学问，学问大了懂事理，为国家多做些事情。

我们来到学校彩虹大门前，父亲驻足观望。大门庄重而新潮，门口挂着两块校牌，父亲用手指着，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着。学生餐厅里米饭和荤素搭配的饭菜，父亲吃得津津有味，说大学就是好，饭菜都比外面的香。

办好手续，我们要与冰河道别了。那天，父亲郑重地拍了拍冰河的肩膀，眼里闪着信任和羡慕的光。

时光如梭，转眼到了元旦。一早邮递员送来一个大信封，拆开来看，见是一张6寸黑白照片，照片上父亲穿着短袖，头发灰白，胡须飘飘，正专注地看着报纸。展信才知，新生报到那天，学校摄影社团的学生抓拍了父亲读简报的照片，并把照片在学校宣传橱窗里展出，配以《俺孙子也上大学了》的题目。冰河看到后很是惊喜，等展览结束后找到摄影社团要来了这张照片。

了解了来龙去脉，我心情激动，想着赶快送给父亲看。驱车到家，父亲正在老宅院内的菜园浇水。我忙上前想把照片递给他，谁知父亲并不慌忙来接，而是洗了把手，又在裤子上擦干，然后才郑重接过这张照片。那一刻，父亲的眼神停留在画面上，粗糙的手掌在纸面上反复摩挲，嘴角不自觉向上扬起，胡子也跟着激动地抖动起来。半晌父亲才抬起头，眼里闪着光，对我和围观的乡邻说，我也“上大学”了！看，这是在大学里照的！语气里满是喜悦。仿佛他打小未圆的求学梦，在孙子的校园里终于有了归宿。

这张照片被我小心珍藏。每次翻看，都想起父亲送孙子上学时的情景，想起他念叨“我也‘上大学’了”的模样。父亲未能圆自己的求学梦，却在陪伴孙子进大学的过程中，让自己的人生有了别样的圆满。这张泛白的照片，记录的不仅是父亲专注阅读的瞬间，更是一个普通家庭跨越时代的梦想接力。父亲用他布满老茧的双手，将我们托举出他未曾见过的广阔天地；而我们走向的远方，何尝不是他梦想的延续？他常说的“上学长学问”，朴素话语里藏着最深的期许——知识能改变命运，更能照亮心灵。当他站在大学的梧桐树下，那份穿越时光的欣慰，是对家族奋斗最好的告慰。

生命的价值从不局限于个人的成就。父亲虽未踏入课堂，却用一生践行着对知识的敬畏，并将这份火种传递下去。他的“大学梦”以另一种方式在孩子和孙辈身上绽放。那张照片，那份陪伴，那次跨越千里的相送，都成为我们家族精神图谱中最温暖的底色——梦想也许会迟到，但从不缺席；它会在爱的土壤里，生根发芽，代代相传。

□高祥

公交站牌后，有一棵楮树。每次我坐公交出行，他都会拦住我，和我聊聊这个世界，探讨一下人生。

我是从春天开始注意他的。清明前后，到公交站牌等车，突然发现路边一棵侧弯的树上，枝头一片片新出的嫩叶下，缀满了绿色的“毛毛虫”。这些“毛毛虫”，有的舒长而低垂，有的粗胖而弯曲，一簇簇、一串串，几乎挂满枝丫。

我走上前，抓住一只“毛毛虫”观察。树枝颤栗了一下，拉着“毛毛虫”的尾巴和我拔河，然后很不情愿地把它递到我手里。这“毛毛虫”看起来像一尾黄绿色的杨树花，但花絮更为硬实饱满，如同一颗拉长版的桑椹。花絮表面，伸出一根根绿茸茸的绒毛，像极了毛毛虫密集而细小的脚丫。我研究了半天，又在公交车上想了一路，也没辨清它的真实身份。

直到再一次经过他身边，看到枝条上长出一杆杆高辨识度的“三叉戟”，我才恍然大悟——原来是一棵楮树。我走过去，抚摸一下他瘦削的腰身，和他打招呼。他垂着脑袋，目光游移，身形躲闪，甩落下一地“毛毛虫”，似乎还在为之前的伪装有点儿难为情。我拍拍他的手，他耸耸肩，挠挠头，继而仰起头大笑，这样就算互相认识了。

从此，我就多了一个喜欢对我倾诉心事的朋友。一年四季，他都会用他特有的方式与我交流，讲述他的故事，畅叙我们之间难得的友情。

春末，他会拽住我，向我描述严酷的旱情。他举起各种形状的手掌——广卵形的、长椭圆状卵形的、对侧分裂的、单侧分裂的、宝塔状的、三叉戟状的——有气无力地向我摆手。这些手掌痛苦地翻卷起来，手背上的绒毛几乎都要被烤焦了。

夏天，他手舞足蹈，向我指认他的家人和孩子。他说，路对面那棵风姿绰约的楮树，是他的妻子。他说，妻子怀抱里那些若隐若现的橙红色果实，是他的孩子。“你看，落在地上的那些小‘杨梅’都是，脸蛋多漂亮，样子多可爱呀！”他兴高采烈地诉说着，脑门在阳光下泛着闪亮的光泽。

秋天，他披头散发，蹲在角落里一遍遍缝补破旧的衣裳。看见我走来，他高兴得直起身，远远地冲我招手。不料，那被风雨浆洗得皱缩而又泛白的衣袖，从手腕退落下来，露出一段干瘦而暗褐的胳膊。可他不管不顾，还是使劲地摇着手，直到摇落一身岁月的尘埃。

冬天，他赤裸上身，缩着脖子，浑身瑟缩。他那冻得皲裂的枝干上，还挑着一些黄叶，在与北风讨价还价。我走过去，他一边抱着膀子跺脚取暖，一边颤着嗓子问好，一边示意我看路对面。对面，那棵曾经身材丰满的楮树，也洗尽铅华，袒露出纵横交错的枝干。不过她的枝头上，青黄斑驳的黄叶明显要多一些，叶片之间，顶着一簇簇灰黑色的圆球。他转过身，对我抖抖肩膀，似乎在向我炫耀他那些不怕冷的孩子。

那些孩子，只是他无数孩子中的一小部分。其实，我早知道，他的许多孩子早已落地安家了。在路两侧，在墙角的砖缝里，它们在楮树夫妇的庇护下，悄悄舒展开小小的枝丫。不要小看这些弱小的枝条，它们生命顽强着呢。

我曾经和楮树谈论过这个话题。我问他的年龄，也问过他到底有多少孩子。他沉默半天，挥挥手，让我观察他的脚下。我仔细端详，才发现砖块下残留的树墩——原来我的楮树朋友，是一棵从老树桩上发出

【步履寻章】

结识一棵楮树



的新树，怪不得他的身形有点儿侧弯呢！

偶尔碰面，他会向我报告一些最新的见闻。比方最近有毛虫来过，把他的一些叶子咬成了蛛网；有天牛来钻过他的身体，园林工人给他做过治疗，还用麻布进行了包扎；有一群不讲卫生的麻雀在他的树冠里栖宿，弄得树下满是鸟粪；园林工人来为他做过整容手术，把他面向街道的那根树枝整个都砍掉了……

我也会和他说说我的故事。我刚刚出差了多长时间，我最近买了新衣服，我什么时候换了新发型，我的忙碌、我的疲惫、我的坏心情——往往，他就会激动地拍着手掌、舞动身形，笨拙而又温柔地开导我。

有时候赶上雨天，他会主动把我留下，为我撑开枝叶，把一层层叶子叠成伞，招呼我到伞下避雨。雨小，他挺直腰杆，把伞撑圆，借着雨意和我谈天说地，谈古论今。看我心不在焉或者不搭理他，他还会做个恶作剧，故意筛下一群雨珠，把我淋个半湿。雨大，他就弓起腰，用他的身躯替我全力抵挡雨箭。没一会儿，他就浑身淋透了，一边卷起树叶为我遮雨，一边大喊着催促我赶快离开。

更多的时候，我们站在一起，互相陪伴，不言不语。鸟儿从空中飞过，云影从街头掠过，风儿从身边吹过，行人从路边走过，车辆驶过，歌声飘过，阳光打在身上，洒在层层的楮树叶上，洒在我的脸上。我们互相感知对方的存在，互相谛听彼此的心声，直到新一班公交车驶来，我跳上车，向他挥手道别。

而他，则继续守在那里，守在站牌后面，等我回来。就像守在村头路口张望的老人，静静回忆每一寸逝去的旧时光，默默关注每一个过往的行人，悄悄感受每一丝阳光的纤动。生命的孤独太多，总要找到某种方式诉说。而我和楮树，就是彼此最好的倾听者。

也许只要我们愿意，一朵花，一株草，一棵树，就能与我们交心，就会讲述他们的故事，向我们揭示人生的真谛。可是，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，脚步匆匆，身影匆匆，有谁会暂停下来，为路边不起眼的花草树木，送上一对倾听的耳朵呢？